



諸史將畧卷之六

三國

孫堅起兵討賊

漢獻帝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董卓

斬荆荆史王

前至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誘而斬

之郡中震慄至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

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

陽城東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

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西乃口向

堅所以不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擊而還堅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

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大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謂其下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鷙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

袁紹敗公孫瓚

漢獻帝初平三年袁紹自出拒公孫瓚初公孫瓚以弟越死由紹起兵攻紹冀州諸城俱叛紹從瓚至是紹出與瓚戰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

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天地大敗璜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璜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

孫策決計渡江

漢獻帝興平元年孫策往見袁術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令往丹陽依舅吳景召募策依舅氏募得百餘人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危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還之拜策懷義校尉許策以九江太守不果又令攻廬江若得即與策策拔廬江又不與失

望策父舊校尉丹陽朱治見袁術德政不立勸策歸江東時策舅吳景以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計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人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皆敗走莫敢當其

鋒者初百姓聞孫郎至皆大恐吏長棄城窟伏山谷策至秋毫無犯皆大喜迎勞策攻劉繇牛渚營得糧穀戰具破繇盟主薛禮於秣陵笮融於縣南又破繇別將於梅陵隨處皆下擊繇於曲阿繇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將士發恩布令召兵納降旬日得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建安元年八月策又將攻會稽遂引兵渡江會稽太守王朗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靜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策從之夜

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出周昕逆戰策破斬之朗遁去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領會稽太守

荀攸謀擒呂布

漢獻帝建安三年荀攸從曹操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宮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官謀而未定進急攻之可拔

也乃引沂泗灌城衆潰生擒布

曹操鑿險僞遁

漢獻帝建安二年曹操復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以誘而至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于穰初田豐說袁紹襲許不從紹亡卒有以袁紹謀襲許白操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兵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

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或問其故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曹操屢破袁紹

漢獻帝建安五年袁紹移檄州郡數曹操罪惡二月紹進軍黎陽遣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將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操乃

引兵趨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多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擒之紹軍奪氣操軍還官渡紹

軍陽武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與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操爲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又爲地道攻操操內爲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之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

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會許攸家犯法紹收繫之攸恐遂犇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

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等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繫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營中驚亂會明淳于瓊等望見操軍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於烏巢謂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瓊等被則事去矣請先救之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士

卒死戰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張郃與高覽焚其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八百騎渡河走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紹遂衰弱以至於亡

關羽報効曹操

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拜關羽爲偏將軍禮之甚厚先是劉備與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曹操用郭嘉計擊備破之進拔下邳禽羽羽既爲操解白馬之圍

公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白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張飛當陽捍敵

漢獻帝建安五年先主依劉表表卒曹操入荊州先
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
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
斷橋瞋目橫矛曰吾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
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孔明預定三分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劉備見諸葛亮初亮寓居襄陽
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
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

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
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
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士宜枉駕顧之備
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
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
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
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
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
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
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李孚出入堅圍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袁尙出屯於平原使其將宋
守鄴曹操攻鄴城袁尙聞鄴急棄平原而來救守入
城以計事至暮李孚請行尙曰當何所辨孚曰今鄴
圍甚堅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温信者三人不示其
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噐孚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
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
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
者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
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咲曰此非徒入方

且復出孚計事訖欲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之乃夜簡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乘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乃歸尚明日曹公聞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周瑜赤壁破曹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擊劉表表卒其子琮舉州降操遂自江陵順流東下遣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

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方與諸將軍會獵於吳權以二小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歡迎之魯肅獨不言權知其意密問之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肅迎操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開廓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名托漢相實漢賊也

將軍以神武雄才無伏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之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

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是夜瑜復見權定議願得精兵五萬人自足制之權因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辦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劉備并力逆操時劉備為曹操敗於長坂亦遇魯肅同至樊口戰士及關羽水軍精甲萬餘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

萬餘人以魯肅為督軍校尉助畫方略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

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之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卒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天又大風劉備周瑜水陸竝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道守襄陽引軍北還

張遼靜輯兵變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勿動是不一

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
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
得其首謀者殺之

曹操計携超遂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初曹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
侯淵等出河東與鍾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
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
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
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七月

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
西為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自與虎士百餘
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
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中流矢死褚
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
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
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
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
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遂任

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詡計詡曰離之而已
操曰解韜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
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
者前後重沓操咲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
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
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
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刻日會戰大破之遂
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
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

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
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
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
爭連車樹柵爲甬通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
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
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
擊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曹操函教制勝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吳孫權圍魏合肥時張遼李典

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王操之征張魯也爲教
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
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張李將軍出
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
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
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氣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
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
將獨決之於是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士
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

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
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敢動望見遼所將衆
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
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
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
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撤還兵皆就
道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
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
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

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板親近監谷利
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
超度賀齊率二千人在津南迎權由是得免

張飛邀擊張郃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張飛爲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
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
民於漢中進軍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
人從他地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
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

軍還南鄭巴土獲安

呂陸謀襲關羽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吳陸口守將魯肅卒以呂蒙
代領其軍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無心且
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
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
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
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
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

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
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
可得耶權深納其策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
好後羽討樊留兵峙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
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
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
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
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權問誰
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

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
晦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遂以遜代蒙遜至陸口遺
書於羽卑詞遜氣以驕其心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
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
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
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
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
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

趙雲閉營疑敵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

陸遜徙亭破漢

漢昭烈章武二年先主耻關羽之歿自將伐吳孫權命遜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

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
當今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
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且備前後行軍多敗
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
舍船就步處處結管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
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
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
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
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

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其行
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
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
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
杜路劉寧等窮迫請降備陞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
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
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曰帝城

陸遜輯睦諸將

漢昭烈章武二年吳陸遜奉命領兵禦劉備當時諸

將軍或是在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

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

孔明七擒孟獲

漢後主建興二年初益州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降吳又執成都守以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建興三年亮率衆

討雍闓叅軍馬謖送之亮問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比至南中所向克捷斬雍闓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

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嵩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孔明再舉伐魏

漢後主建興九年諸葛亮伐魏魏司馬懿屯長安督諸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郤懿曰料前軍能

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兵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此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

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疾之諸將咸請戰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擊之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朱桓計破曹仁

漢後主建興十一年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湏先揚聲欲東攻羨溪吳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

言史中明卷六
二十三
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
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
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
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
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
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
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
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
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

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
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臯爲泰等後援桓遣別
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
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

孫權發兵侵魏

漢後王建興十二年吳王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
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襄陽孫
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田
豫曰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

氣俟其疲惫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劉邵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礙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走不戰自屈矣帝從之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王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將堅守吾自往征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救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掠無所獲則必走

一而退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消寵募壯士夾吳攻具射殺吳王之弟子恭又吳吏士多疾疫魏王叡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王權聞之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射戲如常瑾自来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將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懼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瑾督舟船遜悉上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

引舡出遜徐整部伍張聲勢步趨舡魏人不敢逼

司馬懿平遼東

漢後主延熙元年魏司馬懿伐遼東六月懿軍至遼東界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遂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穴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趨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行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

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壯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而攻一年安得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兢也今賊衆寡賊饑我飽

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
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
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
變賊憑衆恃水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不無能以安
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雨霽懿乃合圍淵窘急糧
盡人相食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
遂入其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
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

鄧艾鍾會襲漢

漢後主炎興元年魏大舉入寇秋鄧艾督二萬餘人
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綴姜維諸葛緒督二萬餘人
自祁山趨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衆分從
斜谷駱谷子午谷趨漢中以衛瓘持節監軍事行鎮
西軍司八月軍發洛陽陳師誓衆漢遣廖化爲姜維
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
元敕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鍾會率諸軍平行
至漢中使李輔荀愷將兵圍二城徑趨陽安口遣人
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

戰死會遂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維聞會已入漢
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維敗走還至
陰平合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趨白水遇化翼厥等
合兵守劍閣以拒會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
由趨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
兵向白水與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
車徵還軍悉屬會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
險遠軍乏食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
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

成都二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
會方軌而進如其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
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
深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
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尙書郎黃崇屢勸瞻速
行據險無令敵入平地再三至於流涕瞻不從艾遂
長驅而前瞻退住綿竹列陣以待艾以書誘瞻降瞻
怒斬艾使列陣以待艾將忠暴破之遂斬瞻及黃崇

諸史將畧卷之六
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
民用生何策焉冒陳而死瞻亮子也漢不意魏兵卒
至不為城守調度艾已入平地帝會群臣議降

諸史將畧卷之六

畢

諸史將畧卷之七

晉

陸抗西陵敗晉

晉武帝泰始八年九月吳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據
西陵叛降晉吳鎮軍大將軍陸抗亟遣將軍左突吾
彥等討之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
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
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叢圍自赤谿至于故
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古之諸將

諫曰今宜乘銳急攻闡何事於圍以儆士民之力抗
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
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敵
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
利圍備始合而祐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
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
能守所損者少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
其患不可量也乃自率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
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

絕寇叛祐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
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
改船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抗令孫
遵循南岸禦羊祐留慮督水軍拒徐胤自將大軍憑
圍對肇都督俞贊云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
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
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肇
衆敗走遁抗欲追之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
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

騎躡之肇又大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拔西陵而誅步闡及同黨者

羊祜建策伐吳

晉武帝咸寧三年祜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長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竝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危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軍不踰時必可勉矣帝納之終以此勝矣

王濬王渾滅吳

晉武帝大康元年遣諸將伐吳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碇要處竝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

諸史卷七
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
縛草爲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
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燭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
油在船前遇鎖燃燭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
所碍遂克西陵及荆門夷道二城杜預遣牙門周旨
等帥奇兵八百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
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
江也旨等伏兵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
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

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
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
節稱詔而撫綏之詔濬唐彬與吳奮王戎共平夏口
武昌順流長鷺直造秣陵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
遂分兵益濬彬王戎遣羅尚劉喬將兵與濬合攻武
昌降之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
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
藉濟西一戰已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
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揮群帥方畧

徑造建業吳王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沈莹孫震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莹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君素無戎備名將皆死幼小當任恐不能禦也晉水軍必至此宜蓄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不聽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一戰若其喪敗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于板

橋悌與莹等皆爲晉兵所殺吳人大驚初詔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及濬至西陵預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造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憚謂刺史周浚曰張悌舉全吳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土崩之勢也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憚

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
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不使輕進今者
違命勝不足多若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
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克萬里
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
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王濬自武
昌順流而下吳王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
旗而降吳人大懼吳陶濬將討鄣馬至武昌聞晉兵
大入引還建業吳王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
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
濬節鉞未發兵皆夜逃潰時王濬王渾及琅耶王伷
皆臨近境吳王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
於仙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
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
鼓譟入于石頭吳王皓面縛輿襯詣軍門降

張賓勸勒據鄴

晉懷帝永嘉六年琅耶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
遣將軍紀瞻以討石勒勒築壘於葛坡課農造舟將

攻建業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集
將佐議之或勸納款於虜或請整兵以攻獨張賓曰
將軍攻陷京師囚天子殺害王公妻畧妃主擢將軍
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
霖雨於數百里之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一臺
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
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也晉之保壽春畏
將軍徃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逐吾後
爲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

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平勒
曰張君言是也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
葛坡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
取之爲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結陣待之瞻
不敢擊手退還壽春

張賓料敗末極

晉懷帝永嘉六年王浚討石勒浚遣督護王昌帥諸
軍及段疾陸眷與疾陸眷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極攻
石勒於襄國勒遣將出戰皆敗衆大懼勒召將佐曰

吾欲悉衆決戰如何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悍勇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爲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憚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命萇督銳卒從突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

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里疾陸眷以鎧馬金銀賂勒又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從之於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

陶侃數言平賊

晉懷帝建興二年陶侃屢敗杜弼至是與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曰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等佳人何謂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始橫脚馬上見侃言遂斂容下脚侃知可動遣人諭之貢遂降弼衆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

州悉平

李矩假巫勝虜

晉懷帝建興二年漢王聰遣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
滎陽太守李矩暢屯韓王故壘相去六七里遣使招
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
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欲襲之士卒皆疑懼矩乃
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
遣神兵助之衆皆踊躍爭進矩遣勇敢千人使誦將
之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東晉

周訪佚勝杜曾

晉元帝建武元年遣豫章太守周訪討杜曾時曾陷
楊口乘勝徑造沔口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
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
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
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
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
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訪

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至漢沔曾走保武當大興三年訪復擊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斬之

慕容廆破宇文

晉元帝大興二年平州刺史崔忠陰誘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攻慕容廆廆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忠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自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統一久必疑貳貳而

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馬搗宇文氏二國果疑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我獨取之士卒四十萬連營四十里廆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爲奇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乃分數千騎逆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翰即出城設伏待之宇文

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入于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語虜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鈕爲表遣使詣建康獻捷上璽

祖逖累土爲糧

晉元帝大興二年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

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又饑得米以爲逖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餽豹逖使潛及別將馮鈇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豐丘以逼之馮鈇據二臺秋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上漸感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等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不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巳務施勸農撫附精兵積穀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趙歸逖勒甚患之乃脩和好

邊境寧息

郝鑒諫禦王舍

晉明帝大寧元年王敦遣王舍錢鳳入寇或謂舍鳳
衆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
拒戰郝鑒曰群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
競且舍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
人自爲守乘順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
惟恃彘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
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

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
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
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
其未備平日戰於越城大破之

石勒親擒劉曜

晉顯帝咸和三年後趙石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
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攻蒲坂趙王曜遣河
間王述發氏羗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
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坂自衛關北濟虎懼引

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膽枕
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
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
河內後趙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
襄國大震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郎中索詢諫曰
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
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較禍難之期未可量也
駿乃止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
遐等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又大王不宜親動

計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
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
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
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
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
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可知矣以大王威
畧臨之彼必望旗奔走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
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
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

自統步騎四萬趨金墉濟自大塌勒謂徐先曰曜盛
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
耳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
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些之間趙主曜專
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
聞勒已濟河始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
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
使撤金墉之圍陣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
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

卒二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堪以精騎八千自城
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
閭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戰時更大飲數斗西陽
門揮陣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墮馬
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
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載曜至襄國已而殺之

桓宣善守襄陽

晉顯帝咸和七年趙將郭敬南掠江西大尉陶侃遣
桓宣乘虛攻樊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

破之敬懼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
簡刑罰略威儀勸農桑或載鋤耒於輶軒親帥民芸
獲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
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燕皝襲趙薊城

晉顯帝咸康六年冬趙石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
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
漁陽萬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
狼大興屯田括取民馬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

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
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道出其不意可盡
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蠡螭塞襲趙戍將當道者皆擒
之直抵薊城破武津遂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
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桓温伐蜀大捷

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帥師伐漢將佐皆以
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
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

患者胡蜀二寇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而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而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闖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謂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綠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

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爾永和三年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趨合水以拒之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將軍督堅不從引兵向捷爲溫軍至彭模議者欲分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金甌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敗走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溫堅至捷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則
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矣堅衆自潰勢悉出戰于
窄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
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
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輿
櫛面縛詣軍門降溫送勢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
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乃悅

謝艾抱罕大捷

晉穆帝永和二年夏四月趙將麻秋攻抱罕晉昌太

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
心大事去矣乃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斬數重雲
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
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二萬進軍臨河艾輅車白
帽鳴鼓而進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
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
艾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伏
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
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斬首萬三千

言史并四卷七
級秋單馬奔大夏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
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大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
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慕容恪擒冉閔

晉穆帝永和八年魏王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
山諸郡夏四月燕主雋遣慕容恪等擊之閔趨常山
恪追及於魏昌廡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
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巡陣諭將士曰閔勇而無
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

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趨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
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
既合而揚走誘至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
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
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陣以待之俟其合
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
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閔乘馬名朱龍日走
千里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
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兵從旁夾擊大

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爲燕兵所執
送於龍城斬之遣慕容評帥精騎攻鄴

桓溫持重過當

晉穆帝永和十年二月桓溫帥師伐秦溫統步騎四
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
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
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
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
前進至霸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

城悉發精兵二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
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
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
今日復覩官軍比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虱
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
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
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
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
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

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亡失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勲亦敗還漢中溫之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桓溫破走姚襄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名公英名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高武據魯陽戴施屯河上自擁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月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諭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赦三軍小却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

欲來者便前相見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温結陳而前被甲督戰襄衆大敗犇于洛陽北山遂西走温屯金慵城脩護諸陵

燕恪恤衆收功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燕慕容恪擊段龕兵大破之十一月進圍廣固諸將請急攻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此謂也龕兵尚衆未

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可拔然殺吾士卒亦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壘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

鄧羗激擒姚襄

晉穆帝升平元年姚襄將圍關中進屯杏城羗民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遂據黃洛秦遣廣平王黃眉

東海王堅將軍鄧羗禦之襄堅壁不戰羗謂黃眉曰
襄爲桓溫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強狠若鼓譟揚
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乃帥騎三
千壓其壘門而陣襄怒悉衆出戰羗陽敗走襄追至
三原羗迴騎擊之黃眉以大衆繼之襄兵大敗擒而
斬之第羗帥衆降

諸葛人將畧卷之七畢

